



中国姑娘

鲁光

ZHONGGUO GUNIAN

1253/30



曹慧英



陈玉琼



周晓兰

中国姑娘

全集



朱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 国 姑 娘
鲁 光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广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1/36 74 千字 3.5 印张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统一书号：7015·2000 定价：0.30 元

责任编辑：殷之慧 刘进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描写中国女子排球队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沿着中国姑娘们前进的足迹。生动地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的欢乐和激荡在她们心海中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的爱。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比赛以及理想情操、国际交往和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情节生动，文笔朴实、抒情，富有生活气息。

目 录

1. 圣保罗黎明的灯光	2
2. 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	12
3. 挥动黄手绢唱的歌	25
4. 灵丹妙药	34
5. 道是无情最有情	45
6. 香港的鲜花	57
7. 大松博文	65
8. 警惕翻船	74
9. 中国的“铁榔头”	83
10. 把掌声分给她一半	93
11. 女儿国里的小伙子	100
12. 爱情啊，请你晚一点来	107
13. 深深的海洋	110
写在末尾的话	116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圣保罗黎明的灯光

南美洲，巴西的繁华都市圣保罗。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夏末，午夜之后。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还在疲惫不堪地闪烁着，车水马龙的街衢却已经空寂无人。座落在闹市街头的A旅馆的灯火已经熄灭，一扇扇古老的百叶窗静静地垂挂着。从世界各地来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的青年男女们在这儿下榻。

在一个房间里，古朴的百叶窗和深红色的窗帘把宽大的玻璃窗遮盖得严严实实，华丽的吊灯也已关熄，只有那一座台灯在散发着柔和的淡黄色的微光。两张素洁的单人床相距咫尺。周晓兰和韩晓华的眼睛已经闭上了，看样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其实，她们的思绪却象潮水一样起伏着。

晓兰轻轻地翻了个身。

晓华的眼睛睁开了：“晓兰，你睡不着？”

“嗯！你呢？”

两位姑娘把身子往对方挪了挪，脸冲着脸，几乎闻得着对方温热的鼻息。

晓兰是个秀美、文静而又沉稳的姑娘。她扬了扬修长的眉毛，感慨道：“明天，就是我们搏的时候了。”

晓华也感慨起来：“是啊，也许，咱们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搏的机会呢！”

“睡吧！”她们又互相提醒着。

重新闭上眼睛，合上嘴唇，不再吭气，并在心里一个劲地叮嘱自己：“睡吧！睡吧！别想了！”但是，理智还是经不住感情波涛的猛烈冲击。

晓兰的那对明净的眸子又在闪动了。她想，索性睁开眼睛，也许可以把那些滚滚奔来的思绪赶跑。她看见，那雪白的房顶竟然变成了一幅宽大洁白的银幕，映现出几个月前在香港预选赛中发生的情景：沸腾的九龙伊丽沙白体育馆，赢了球而狂抱一团的南朝鲜女选手，失望而去的港澳观众，伤心哭泣的中国姑娘……那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睛啊！

干吗要回忆这些伤心事？晓兰又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但等她再一次睁开眼睛时，房顶上又映现出两行赫然醒目的阿拉伯数目字：0:3，0:3。

这两个〇比三，正是她们在香港预选赛中输给南朝鲜青年女排的不光彩的记录。耻辱啊，这真是一个奇耻大辱！

不过，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没有哭。不是她不想哭，她真恨不得嚎啕大哭一场。实际上，酸楚的、悔恨的泪水，已经涌到眼眶里了，她咬着嘴唇，硬是把它憋回去了。当时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好汉流血不流泪。哭，是永远也哭不赢的，圣保罗决赛时再见吧！”兴许正是这股不服输的炽热的火焰，把伤心的泪水给烧干了吧！

现在，她就躺在圣保罗闹市区的旅馆里。她们的对手——南朝鲜青年女排就住在离她们不远的房间里。明天晚上，不，应该说是今晚上了，离此刻只

有十多个钟头，她们等待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就要打响了。

“她们会不会也睡不着呢？”晓兰又禁不住开口了。

晓兰说的“她们”，是指三位队友：湖北姑娘周俊芬、广西姑娘温美玲和浙江姑娘林辉。

晓华翻身坐了起来，说：“打个电话试试，如果她们也睡不着，干脆把她们叫来，再一道合计合计。”一边说，一边已经拿起电话听筒，轻轻地拨动了电话号码。

“喂，睡着了吗？睡不着？那就到我们屋来一趟吧！悄声点，不要惊动指导……”

周俊芬、温美玲和林辉，蹑手蹑脚地穿过寂静的走廊，来到晓兰、晓华的卧室。

两张单人床已经并到一块儿。五位中国姑娘趴卧在这张“大床”上，脑袋凑拢在一起。说来也真巧，这五位姑娘都诞生在一九五七年，眼下刚满二十岁。山东姑娘晓华是共产党员，其他四位姑娘当时都是共青团员。二十岁，正是贪睡的年龄呀！

“南朝鲜二传好，但我们个儿高，网上比她们强。”

“她们上半年赢了我们，有点轻敌；而我们憋了一肚子气，赢球心切，斗志旺。”

“从实力看，她们还是比我们稍强一点。不过拚起来，就难说了。”

她们把自己和对方的长处、短处，都摆了个够，又互相叮嘱了一番，鼓励了一番，最后，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协议”：如果输了球，谁也不许哭鼻子：

赢了球嘛，可以痛痛快快地哭。

谈呀，聊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多钟了。这时，她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彻夜未眠！在临赛的前夜，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如果此事让领队、指导知道了，挨一顿狠剋是肯定的。

韩晓华毕竟老成一些，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她对大伙说：“一旦露了馅，我是队长，我来做检讨。”

晓兰是个挺有心眼的姑娘。她说：“会是在咱们屋里开的，要检讨，咱们俩一道写。”

其他三位姑娘发急了，说：“要写检讨，就咱们五个人一道写。”

晓华挺幽默地感叹道：“只要赢了球，写检讨心里也痛快呀！”

此刻，太阳还没有把黎明的曙光洒向大地，可以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小觉。晓华和晓兰没有把床再分开，关熄了台灯，紧挨在一块儿，闭上眼，就沉沉入睡了。尽管过不了一会儿，街上就开始喧腾，但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声响并没有把她们惊醒。她们实在太困倦了。让她们安安静静地睡吧，那怕多睡上几分钟也好。

趁她们熟睡之机，让我们来回叙一下能把眼泪憋回去的这位姑娘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〇年春天，太行山区。启明星吐射着清冷的银光，山野笼罩着月色。一位十二三岁的瘦高少女，背着草绿色的书包，神色惶惶地行走山野小路上。她每天都顶着月色从山村出发，翻越两座荒山秃岭，步行二十多里，赶到公社小学上课。傍晚，又步行二

十多里，沐浴着苍茫的暮色，从公社小镇返回荒僻的山村。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村上除了她之外，没有一个女孩子读书。男孩子上学的倒有几个，但他们走得快，这位刚从大城市来的少女赶不上他们。所以，朝朝暮暮，她总是只身孤影。

这是一个冬天的雪夜。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着山野。放学后，她踏着积雪，爬上了一道山坡。天已黑咕隆咚的，她偶尔一抬头，看到山岭上闪亮着两团淡淡的绿光。那是什么光呀？在夏夜，山野里有飞动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着忽明忽暗的绿光。密集的地方，简直可以形成一片绿色的灯海。可是，那两团淡绿色的光，比萤火虫的小小绿光要大得多，况且，现在也不是夏季呀！乡亲们给她讲过鬼火的传闻。难道她真的碰到鬼火了吗？不过，她并不相信人间真的有鬼，自然也不相信有鬼火了。那是什么光呢？她又往雪坡上走了几步，那两团绿色的光盯着她，一动也不动，使人觉得阴森可怕。这位从小在上海姥姥家长大的城市少女的心颤抖了，连她自己都听见了心儿“怦怦”的跳动声，脚也迈不动步了，开始哆嗦起来。她想起来了，乡亲们说过，这山野里有狼。没有错，那一定是狼的两只凶恶的眼睛！

狼是会吃人的动物！在幼儿园里，她就听阿姨们讲过大灰狼的故事。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白雪茫茫的冬夜，在这荒山野岭上，孤身一人碰见它！她几乎要被吓得瘫软了，身子紧靠在山崖上，连气也不敢喘。她摸索着躲进了附近山崖上牧羊人避风躲雨的土洞。



她就是周晓兰。她是随父母亲到山村落户的。妈妈是一位医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爸爸是一位工程师。他们本来都在太原一家工厂里工作，如今“臭老九”不吃香，被“下放”到山村来“脱胎换骨”。不过，这两位“老九”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点知识，宁肯狠下心，让她每天步行四五十里山路上学读书。

雪，仍然无声无息地飘洒着，山野里万籁俱寂。晓兰蹒跚在山洞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想，不能老这么躲着，家里人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她大着胆子探头看了一眼，外面只有飘舞的雪花，绿色的光团不见了。可恶的狼呀，你是走开了，还是躲藏起来了呢？她不知道。她要回家，否则妈妈会急死的。她将身子探出洞外，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动静。她哆哆嗦嗦地挪动步子，向山坡上走去。开始是慢慢地走，后来就快步走，最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飞跑起来。她听见后面有嚓嚓的响声，仿佛那只狼追赶着她似的。其实，那是她自己的脚踩踏雪地发出的声响呀！可那时，她分辨不出来，只顾跑，跑呀跑，一直跑回村里。

离家老远，她就看见那间干打垒小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听见从屋里传出来的说话声……她还是跑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着。推开门，她带着一身雪和一身寒气，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委屈。

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

“晓兰，怎么啦？”妈妈忧心如焚地望着女儿。

晓兰隐瞒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哽咽着只说了一句

话：“下雪天，路难走。睡吧，妈妈，我累了！”她知道，如果把真情实况说出来，妈妈、爸爸就会不让她去上学的。

几天之后，晓兰才把那天晚上的险遇，如实地告诉爸爸、妈妈。不过，她对妈妈说：“乡亲们说，狼怕打腿。我以后带上一根棍，就不怕狼了……”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山花绽开。晓兰依然只身孤影在山野小路上匆匆而行，手里总拿着一根木棍。她的胆子大起来了。如果再遇到狼，她真的会上去跟它搏斗一番。但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看见过那阴森可怕的绿色狼眼。也许，豺狼也是欺软怕硬的，知道这位少女变得厉害起来，不敢贸然来犯了。

后来，当她进入山西省队当运动员时，人们也发觉她的胆子特大，大得都有些惊人。

有一天晚上，她去太原一家医院看望住院的妈妈。从医院出来的路上，只有她一个人，而前头却有四个流氓拦住了去路。

流氓们向她招手，嘻皮笑脸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过来！过来！”

晓兰的心虽然也咚咚跳得厉害，但她却显得十分镇静，大声斥问：“你们要干什么？”

流氓们又招招手：“过来，过来比比个儿！”

她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一步一步默默地向前走。去。

大概这伙流氓从来还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姑娘，一时惊呆了。晓兰走到他们跟前，用手使劲一拨，突然从中间穿越而过，飞快地向前奔跑着。流氓们如梦初醒，

紧紧尾追着。她头也不回地飞跑，飞跑，心想：“追吧，我是运动员，你们追得上吗？”

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公共汽车，刚刚打开门，她就纵身一跃，跳上车去。汽车响着引擎，疾驰而去，把几个无耻败类远远地抛在黑暗之中。

.....

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荒漠的山野，孕育出她的独特个性：文静、内向，而又刚强、勇敢。当这种个性与祖国的荣辱感结合到一起时，顿时闪射出璀璨的光芒。

天大亮了。晓兰和她的姐妹们还在酣睡。在她那张秀丽的脸庞上，透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南朝鲜的姑娘们，等着瞧吧，今晚非赢你们不可！

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

上午，中国青年女排做赛前练习。汽车从A旅馆出发，穿越闹市街头，向体育馆驶去。中国姑娘们无心欣赏目不暇接的异国都市风光，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沉思，有的闭上眼睛之后还真的睡着了。

领队阙永伍心里不禁纳闷起来：“大清早 怎么就打瞌睡呢？”她就追问姑娘们。起先，姑娘们还严守“机密”，但经不起一再追问，终于有人“坦白交代”了。

车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姑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挨剋。

阙永伍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个儿不算高，但清瘦有神。她望望坐在一边的指导邓若曾和曲培兰，默默地交换着眼神。

过了一会儿，机灵的姑娘们就从领队、指导们脸部和眼神的细微变化中，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喜悦多于指责。

果不然，阙永伍开口说话了：“中午这一觉，可一定得好好睡呀！”

中午，姑娘们一倒下就睡熟了。但阙永伍却象吃了兴奋剂似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祖国的花城广州。

一九六七年初，珠江中的小岛——二沙头。虽然是隆冬季节，岛上依然草木葱茏，修竹挺立，绿树滴